

第十四期

番禺文史資料

广州市番禺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

二〇〇〇年十二月

目 录

禹 山 风 云

近代番禺的苦难历程	司徒彤	(1)
虎门百载话沧桑	蔡德铨	(8)
番禺民主革命纪要	司徒彤	(23)
番禺独立团始末记	胡家梁	(33)
威震珠江三角洲的珠纵“二支队”	高敏如	(45)
两次沙湾之战		
——广游二支队禹南抗日纪事	韩 健	(60)
抗日时期的禹南大石税站	余民生	(68)
解放战争时期仲元中学爱国学生运动纪实		
——兼怀念地下党员许家宝老师		
	杨刚 王超	(72)

往 事 回 眇

我随“中央直属机关万名干部”来番禺整风整社

- 的回忆 蔡德铨 (91)
“一〇四干校”二干校往事回眸 颖 茜 (99)

艺苑采撷

- 百年来番禺人士在文化艺术上的创造 何品端 (104)
 番禺的民间艺术 蔡德铨 (135)
 广东音乐名家何柳堂 梁 谋 (146)
 水色重光记 屈 九 (153)
 忆桥城文学社的成长 谢权治 (162)

建设发展

- 番禺对外贸易五十年 陈又南 (168)
 番禺电力发展情况 番禺区电力局 (177)
 番禺农业发展回顾 屈灼光 (180)
 高标准修堤筑闸，防水患捍卫家园
 ——沙湾镇水利建设五十年 何星耀 (190)
 番禺创建文明城市的“一年一小变” 番禺区建设局 (197)
 番禺创建文明城市十项硬件工程建设情况介绍 番禺区建设局 (201)

人物春秋

- 黎崇宣轶闻续探 黎应榆 (208)

企 业 新 星

番禺区个体私营企业发展状况

..... 番禺区工商联 (212)

营造奥林匹克房产品牌

——记番禺区政协常委郭梓文

..... 金伯杨 肖高潮 (217)

从包装设计到特色印刷 谢权治 (242)

桑 梓 情 深

善举扶桑梓 美名留乡间

——番禺华侨台港澳同胞捐赠辑录

..... 陈永坚 (247)

石岗东村人永远的“伯爷”

——记省政协委员、广州市荣誉市民、

番禺荣誉市民张耀宗先生

..... 黄昌文 潘志超 (257)

在法国的番禺人 荷 年 (263)

编后记 (270)

近代番禺的苦难历程

司徒彤

2000年是世纪之交的一年。回顾过去，上半世纪的苦难岁月使人惊心动魄，凄然泪下，我们要珍惜今天，努力共建美好未来，谱写新的历史篇章。

鸦片战争失败后的悲惨岁月

第一、二次鸦片战争清廷战败，番禺人民的苦难日益深重。清廷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，巨额赔款以广东负担最重。地方当局又以捐输、派捐、包捐等手段，把负担转嫁给人民。番禺县令更借机巧立名目，向人民大肆搜刮，以至经济走向下坡，人民更难以度日。英人利用所占香港作基地，向广州大量输入鸦片和物资以牟暴利，当时广州有鸦片窑口20多处，鸦片烟铺500多家，邑人因吸食鸦片而倾家荡产者不知凡几。沙湾司、茭塘司的妇女多以纺织为业，洋布大量输入，致使土机织布业衰落，生活更走向艰难困境。加以清廷腐败，堤围失修，农民难以抗拒自然灾害。

害，沙田地区常遭台风暴雨而至堤围溃决，时有失收，直接影响了佃农收入。失修带来了米价的飚升，又影响了广大人民。1908年7月28日，广州遭台风袭击，附近河南覆民船800多艘，轮船38艘，房屋倒塌多不胜数。清末盗匪猖獗，县内较著名的土匪团伙，有慕德里司的“驳壳会”和茭塘司的“六百会”等团伙，或洗劫村镇，或勒收行水，人民无以宁日。

鸦片战争后的悲惨岁月，确如天地会“洪兵”起义时张贴的《讨清檄文》所指责的：“污吏贪官，充塞于郡县。横征暴敛，民不聊生。二十省之商业，抽剥千重；四百余州之地皮，铲深百尺。人民憔悴，十室九空；破碎山河，千疮百孔……大好神州，变为鬼域之世界。”

番禺县政给人民带来的苦痛

民国建立后，军阀割据，混战不停。广东先是龙济光祸粤，继而桂系、粤系和滇系军阀的争夺。随着军阀的变换而使番禺县长更迭频繁，县政腐败日甚一日。据资料记载，王伟为民国首任番禺县知事（后称县长），曾昭贻为最末一任的县长，除沦陷时期的5名伪县长外，共48任县长。国民党统治的30年间（除沦陷7年），番禺县长一年三任、四任、五任者有之，最甚者是1923年竟一年七任之多。县长陈天球，两任县长合起来也不足一月。可见县长更迭的频繁。

军阀混战的宠大军费转嫁给人民负担，历任县长又莫不先向上司送礼，方能找到官做，而任期不定，多则年多，少则数月甚或 12 天，惟恐“官本”无归，更借机加码，千方百计搜敛民财，中饱私囊。民众不满而控告和请愿的不知凡几。首任县知事王伟，因官贪吏酷而被撤职示惩。随后，县长朱鹏因贪污被弹劾撤职。县长陈汝超因借沙田征实贪污稻谷 5 万石而被撤职查办。继任县长邓辉，亦因贪污田赋而被检举罢免。48 位县长中，因贪污舞弊而被弹劾的达 10 人以上。有没有未被揭发，或逃过了揭发的呢？当然无可考核了，但仅据以上一些资料的记载，也可见番禺县政的腐败了。

县政腐败，民生凋散，堤围失修，无法抗拒自然灾害。1915 年 7 月 13 日，西、北、东江连日暴涨，堤围崩决，造成特大水灾。禹南被淹农田 24 万多亩，塌屋 2 万多间，溺毙 40 多人。史称乙卯大水灾。1930 年 7 月 24 日，禹南、禹东遭飓风袭击，观音沙和大刀沙一带堤围崩决多处，致使稻田淹没，早稻大部失收，农民生活一再陷于困境。乡间豪绅恶霸又与官府勾结，凭借势力，强令农民缴交各种租捐，如护沙费、开耕费、寮墩费、火灶钱、埠头利是、鸭埠租等等，行船走路要交保护费，死人棺材也要收过路钱。更为惨酷的是拍围霸耕，掠夺农民土地。沙湾何生利农场，除占有水田 6000 亩外，还雇工佃耕或转

租土地共 6 万亩。螺阳乡龙津村的地主土豪，还在北海两岸兼营工商业，办有 70 多座砖瓦窑和 10 多间钱庄及当铺。该村的“王上王”和“四大天王”还开办“农生农场”和“农善公司”，仗势霸田 364 亩，拍成福信围、合益围。农民失去土地而沦为农场、瓦窑的雇工，终日劳动不得一饱。该村 6 个坊，其中蟠龙坊 69 户，全家饿死或有病无钱医治而死的有 13 户共 50 人，尚有 18 户被迫离乡别井往外谋生后下落不明。其中劳五有 4 个孩子，均长大成人，且身材高大，力气过人。但失去佃耕的 6 亩田后，生活无着，劳五和长子、次子、三子均相继饿死，四子也因 7 天吃不上粒米而在田摘了几斤谷擂米充饥，被拉到龙津村对河的北海枪杀了。

官贪吏酷，横征暴敛，至令商业凋零，农村破产，不少人生活无着而沦为盗匪。打家劫舍，时有所闻，一月之内，见于报刊的竟有数十宗之多。土匪每伙少则数十，多则几百，拥有机枪和长短枪百数十枝之多。全县先后较著名的团伙有“驳壳会”、“五龙堂”、“鸡洪党”“番邑兄弟党”等。远自 1913 年，驳壳会百余匪徒至钟村抢掠，南濠街 30 多户被劫一空。1924 年 5 月 17 日，李顺、黄口宽率匪徒 500 余人洗劫潭州镇，烧毁民居 50 户，枪杀乡民 10 多人。1927 年 1 月 16 日，茭塘济军泰率匪徒数百人，洗劫明经乡，枪杀乡民 3 人，掳去乡民 2 人，抢劫民居 20 多

户。1930年7月29日，黄阁镇大井、大塘、东里、莲溪等村，被土匪洗劫，乡民被枪杀10多人，被掳200余人，被焚屋宇200余间。番禺兵灾，屡见不鲜，较诸匪祸为烈。1922年6月14日，不明番号的军队数百人，从长洲驾小轮6艘至新造，洗劫新造圩、大园、文边等村，奸淫妇女，抢掠财物，枪杀乡民23人，乡民被劫财物达数万元。1936年3月5日，市桥护沙总队400余人，洗劫茭塘、谭山等村，烧杀抢掠，淫辱妇女，焚毁民居十多间，受害者千余人。1949年9月12日，广州卫戍副司令刘安琪部2000余人，以“剿匪”为名，洗劫石楼、赤山等村，历时三天，枪杀乡民19人，拉去壮丁40多人，妇女被奸淫者更惨不堪言，民居被劫亦十室九空。石楼、赤山家家户户哭声震天。自清至民国，兵灾常有发生，其害甚于匪患。民主革命家、邑人潘达微，在其编写的觉世悲剧《声声泪》中，厉声谴责当时的社会时说：“与其兵至，毋宁贼好。”又说：“因痛言政治罪恶，金钱罪恶，方知法律政治，非保护贫人者。”

日伪盘踞番禺的暴行

1938年10月28日，日军侵占新造。12月16日，日军侵占市桥，番禺沦陷。翌年3月26日，李塑鸡（辅群）率部200余人至市桥卖身投敌，先后任护沙总队长，伪第四路军少将司令、伪20师少将

副师长兼 40 旅旅长，拥有武装 5000 多人。李逆伙同日军盘踞番禺的七年间，日伪暴行罄竹难书。

1938 年 6 月 5 日，日机在禺北江村狂轰滥炸，江村师范被投弹 32 枚，死 4 人，伤 1 人。江村医院和很多民居亦被炸毁。7 月 27 日，沙湾镇龙湾村被日机投弹数十枚，村民死伤数十人，大部分民居和著名的祖祠“留芳堂”亦毁于弹火。村民 2000 多人，大都因屋舍被毁而被迫往别处逃生，留村的仅 200 余人。龙湾一度成为“废墟”。11 月间，日机 8 架轮番轰炸新造糖厂，投弹 38 枚，全厂荡然无存。市头糖厂亦被日机炸弹夷为平地。12 月 8 日，日军侵占钟村，杀戮村民百多人，焚毁民居百多间。1940 年，日军在禺北的马市岭、新村一带辟建军用飞机场，强占民田 1600 多亩，农民因失去土地而无以谋生，饿死者数百人。1944 年 7 月 1 日，日军至化龙细圩掠，在水门村西坑口、九亩桥枪杀乡民 10 多人，又在猪头岗杀害青年黄镜雄等 10 多人。沦陷期间，驻扎于黄埔港的日军宪兵队大本营，在文冲乡牛山的长约百米和深宽各 2 米多的旧炮坑，将所杀害我番禺及邻近地区的抗日志士和爱国群众逾万的尸体，扔进坑内。尸骨满坑，臭气满天，行人莫敢靠近，均绕路而过，群众称之为“埋人坑”，又称“万人坑”。

李望鸡甘当汉奸后，倚仗势力，拍围霸耕，先后强占民田 6 万多亩。又向禺南及东莞、中山的农

民，勒收禾票、军粮每亩稻谷 70 市斤，仅此一项年得稻谷 700 多万市斤。他还自设兵工厂，制造枪弹武器。又设制币厂，大肆印制假伪币“储备券”，大敛民财。在市桥还包揽全镇烟赌，办起所谓“娱乐场”、“娱乐公司”，不足二万人的市桥镇，烟馆、赌馆、多得惊人。群众因吸食鸦片而卖掉田舍和在赌场输光而走投无路者，或悬梁自尽，或投河而死的不知几许。

番禺上半世纪，受尽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；继而民国后军阀割据，内战不停；再是日寇侵华，番禺沦陷七年，饱受日寇蹂躏。风风雨雨五十年，番禺人民苦难深重，确如解放前夕在民间流行的一首歌谣《古怪歌》：“弊晒，弊晒！将来重弊晒！农村破产，工厂执埋，重欠落一身美国债。”抚今追昔，更应奋发图强，决不让历史重演。

虎门百载话沧桑

蔡德铨

鸦片战争掀开了我国近代史的第一页，自从帝国主义以军舰大炮打开了中国大门之后，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、半殖民地的社会。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来前仆后继的斗争，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，苦难的人民才得到解放。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，也同样在虎门的周围上演着。虎门是历史的见证者，它体验了中国近代各个时期的惨痛经历，也展现出新中国伟大建设的光辉。

虎门的地理与形势

虎门是珠江的主要入海口之一，因其中有小虎和大虎两个岛屿而得名，输出水量占珠江总水量的10%~20%。

从虎门顺流而下经穿鼻洋，过伶仃洋，可出南海远航世界各地。溯江而上经狮子洋、过黄埔，可达广州。

虎门地处北纬 $22^{\circ}45' \sim 48'$ ，东经 $113^{\circ}35' \sim 38'$ 之间，面积达数十平方公里。东岸有武山、阿娘鞋岛，经三门口至白草山、沙角山、捕鱼山、仑山等。西岸有小虎岛、大虎岛、南沙黄山鲁支脉的芙蓉嶂（又名南沙山），经芦湾山、大嵒山，至蒲洲岛、大角山。江中有上横挡、下横挡两个小岛，将虎门水道分成东、西两条水路。露漱排礁石隐现在上、下横挡岛之间，饭箩排礁石紧扼主航道的西侧，形成两岸峰峦起伏，江中岛屿突屹的水路要冲。

虎门的小虎岛和大虎岛是水成岩的红砂砾岩构成。到武山，上、下横挡岛，南沙山一带却是火成岩的花岗岩构成。虎门正处在造山运动的断层构造上。在武山和横挡岛之间又形成断裂式的深峡，两岸相距1200余米，水深28米，最深处达37米，江面从数千米突然收窄、水流湍急，每秒最高流速可达10米左右。而横挡岛和南沙山之间，相距2600余米，水深9至12米，水流较缓，暗砂漩涡较多。因为虎门邻近海口，受潮汐影响很大，一般潮差在1.80米上下，平均潮差在3.08米，如果在朔、望的大潮时期，再遇到热带风暴，江水不能外泄，海潮又成倒灌，形成波涛汹涌浪花飞舞的高潮。

虎门的历史沿革

虎门早在秦汉时期已是番禺（今广州）对外贸易

的必经之路，东晋时是卢循率众由海路进袭广州所经之途，到唐代广州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，经虎门往来的进出口商船渐多，至宋代已设置了“虎头门闸”，是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出发地之一。据《东莞县志》载：南宋末年宋帝赵罡曾避难于秀山（即大虎岛），明代时设置了“虎头门砦（寨）”防御倭寇的侵袭。清初，东南沿海不断受明朝遗臣郑成功的部众袭击，康熙三年，强迫百姓由虎门至崖门沿海的东莞、番禺、顺德、香山、新会内迁五十里，而成为无人禁区。后经广东巡抚王来任上疏请求解禁，虎门才恢复通航。

虎门建国前是东莞连溪局管辖，建国后属东莞县第九区，1953年将西岸划归珠海县第四区，从此以虎门主航道为界，分东西两边由两县分管，到1956年西岸又划归中山县万顷沙，1959年7月划归番禺县万顷沙公社，1961年归番禺县南沙公社、南沙区，1987年为南沙镇，1992年6月划为南沙经济开发区。直到如今。东岸属东莞县太平镇（今东莞市虎门镇），因为历代的“虎头门寨”、“水师提都衙门”、“虎门要塞司令部”等，都设在东岸东莞县，后经几度变革，西岸改了属县，反而不为人知，所以不少人只知东岸的东莞虎门，而不知西岸的番禺虎门。最近更有人把虎门认为只是虎门镇一个建制镇，这是认识上的混乱。

虎门炮台的兴建

虎门地位险要，有中国“南大门”之称，是兵家必争之地，清·康熙五十六年（1717年）开始，在武山设置了南山炮台，在上横挡岛设置了横挡炮台。乾隆朝时期，英国已把中国作为倾销鸦片毒品的市场，虎门便成运毒的要道，至经常滋生祸端，清·嘉庆朝便不断增设炮台。

嘉庆五年（1800年）设沙角炮台。嘉庆十五年（1810年）设水师提都驻守虎门，并在亭埗口内设新涌炮台。嘉庆十七年（1812年）设蕉门炮台。嘉庆二十年（1815年）在横挡炮台前加筑月台，叫横挡前山月台。又在南山炮台北侧设镇远炮台。嘉庆二十三年（1818年）在大虎岛设大虎炮台。道光十年（1830年）在大角山设大角炮台，初步形成了虎门两岸的海防阵地。

道光十五年（1835年）经两广总督卢坤，水师提督关天培奏准，加强海防整顿水师，在上横挡岛设永安炮台，在南沙山脚下设巩固炮台，又把南山炮台前展宽扩建为威远炮台，形成了纵深三道的虎门防线。

林则徐到达广东后严禁鸦片，逼使以英国为主的鸦片商交出运来广东的鸦片20283箱，于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到五月十一日（1839年6月3日至21

日），在虎门镇口海滩当众销毁，表示了禁烟的决心。

林则徐又本着“禁烟首重武备”的思想，采取了一系列战备措施。他支持两广总督邓廷桢，水师提督关天培，增设虎门东水路的拦江排练两道，一道由威远炮台至饭箩排（今金锁排），一道由镇远炮台至横挡月台。在虎门西水路钉插暗桩防止敌舰偷越。又在威远、镇远炮台之间，新建靖远炮台。并购买了外国新式铜、铁大炮，分别安装在虎门各炮台。并组织了水勇，加强了防守力量，这时前有沙角炮台、大角炮台，中有威远、靖远、镇远炮台在东岸，江中上横挡岛有横挡炮台，永安炮台，和拦江排链两道，西岸有巩固炮台，和西水道暗桩，后有大虎岛炮台，构成纵深三道防线，当时人称“金锁铜关”的虎门防线。

虎门的战斗和灾难

英国于道光二十年（1840）二月决定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，6月英国侵略军舰队48艘，海军1.1万人，陆军4000多人，到达广东海面，鉴于虎门防线早已严阵以待，不敢强攻，于6月28日悍然以4艘军舰封锁珠江口，其他敌舰沿海北犯，最后到达天津白河口，威胁京师。道光皇帝在英国军事威胁下妥协了，撤了林则徐职，请英军退回广东，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，到广东谈判。

琦善到广东后，用“柔远”、“抚慰”之策，下令

拆除拦江排链和暗桩，撤走防兵，解散水勇，并命令虎门各炮台不准向敌舰开炮。但英方却得寸进尺，以武力威胁，进攻大角、沙角炮台。大角守将黎志安负伤撤走，沙角守将陈连升英勇牺牲，虎门第一道防线沦入敌手。琦善不但不加强防守，却密约侵略军的头子义律，到狮子洋畔莲花城密议《善定事宜章程》，英方提出赔款道歉，开放口岸，割让香港等无理要求，琦善一一默许，只为割让香港一事不敢签字，即英方所谓“穿鼻草约”。谈判未成，但英舰一路窥测海防虚实，虎门主要防线已暴露无遗。

不久英国侵略军进攻虎门第二道防线，琦善还在祈望和谈，不发援兵，守台的爱国将士在敌众我寡的情势下，浴血奋战，结果上横挡守将达里保等250余人在岛上牺牲，水师提督关天培血染靖远炮台以身殉国。虎门第二道防线又被英国侵略军夺去。

英军占领了虎门炮台后，把炮台阵地拆毁炸光，把外国制造的铜、铁大炮全部掠走，把中国制造的大炮全部破坏，砸断炮耳、炮尾，钉死火门成为废铁。

虎门炮台的重建

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年）清廷重建虎门炮台。除靖远炮台、横档月台因“临海起筑紧靠石壁，敌炮轰入碎石飞落兵难站立，前面又难展宽，应缓修筑”外，其他各炮台都予以修复。连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没